

| |
|-----|
| 175 |
| 421 |
| 40 |

林子全書

二十

廿

附心經釋論就正小東



兆恩拜告

諸善知識者。兆恩嘗以六祖而上。佛法明。六祖而下。佛法不明。法旣不明。而其譚佛之最以爲得者。相傳密訣。只有空之一字。當下卽能成佛。何其易也。似賢於釋迦遠矣。

甚而儒門之士。亦有陰襲其言。互相告語。以為孔子之道。亦是如此。始之以亂釋迦之教。終之以壞孔子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萬世也。噫。兆恩不自揣分。漫著心經釋略。槩論二帙。每竊以為釋迦復起。必從吾言。幸今佛法再興。而十室之邑。必有善知識者。若能不以兆恩為愚。惠然遠臨。盡言相正。自當有以教我。

二經釋論小跋

林子既釋釋之心經。道之常清靜經矣。或有
撫拾經文以問。林子曰。此何經也。林子曰。不
知也。或有摘取竒字以問。林子曰。果何義也。
林子曰。不知也。夫微密妙義。雖曰非關文字
矣。然將何以釋之。林子曰。其真經乎。又問何
以謂之真經。林子曰。真經也者。經之所從出
也。故不知真經。不可與譚經。若孔老釋迦之
所以立言以教天下萬世者。此真經也。夫天

下萬世孰無孔老釋迦之真經哉。如有能明吾心孔老釋迦之真經。以釋孔老釋迦之經。豈其不得孔老釋迦之經之真實義耶。然余乏記性。以故不能多識前言。而一念惓惓。又惟恐見聞之知。有以障吾明覺之本體也。而余之所以釋釋之心經。與道之常清靜經者。亦惟有此本體之真經爾。然而二經之字訓。不可不知也。故必先取二經之舊註而觀之。以考字訓。既考字訓矣。乃始以我之真經。可。以質之釋迦老子而無疑者。而論著之。以示諸生。既示諸生矣。復令諸生旁求他經。而與余之論著相契合者。各爲采錄。以備印證。此余強釋二經之大都也。是雖不能不假於文字。而亦不專在於文字間也。讀者當自知之。皆

萬曆壬午冬十一月穀旦子谷子龍江兆恩

林子心經釋略槩論總序

或問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若未離法。便不是佛。是耶。非耶。林子喟然嘆曰。此余心經釋略槩論之所由作也。而子曾見余之釋略槩論乎。未也。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無有一瀆。乃

可名佛。而曰若未離法。便不是佛。豈不然哉。然必由積久而後能致。如釋迦所謂吾一劫至於千萬劫。而吾精進之心未嘗少退。子豈不聞之乎。而曰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者。余亦未敢以為然。故始於有法者。筏喻以渡河也。終於無法者。舍筏而登岸也。他如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曰住。曰降伏。謂非有法而何。縱是聖賢。亦且有無為法矣。况其下乎。至於楞嚴經所載二十五聖。圓通。圓覺經之二十一漸教。三頓教。一圓教。天台止觀之十八觀。是皆釋氏之法。

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則心經亦
有法歟。林子曰。然。若首下一觀字。
豈非十八觀之義乎。其曰菩提薩
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乃聖賢
之無為法也。然呪亦法也。揭之揭
之。又復揭之。不謂之漸教而何。豈
曰二十五聖。卽三世諸佛。抑亦不

能外法以成佛矣。龍江兆恩

之無為法也。然呪亦法也。揭之揭之。又復揭之。不謂之漸教。而何也。請以此恩。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心經釋略

袁希朱校正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游天騏命梓

林子曰。梵語摩訶華言大。梵語般若華言智慧。其曰智慧者。乃余之所謂實地之真心也。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其曰彼岸者。乃余之所謂真心之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也。多與少對。多多之也。行深而至於大智慧到彼岸。此其最上一乘之可。

多也。然彼岸實地中。本無一法可得。而萬法皆從此出者。多之也。心經者。吾心之真經也。一切現成。故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乃所以持吾心之真經也。惟此真經也。以離一切色相。以離一切空相。而安此色空二字。俱不可得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昔有釋之者曰。皆從此經出者。非以指此一經文句語言。又曰。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又曰。此經者。人人俱有。箇箇周圓。上及諸佛。下及螻蛄。亦具此經。卽妙圓覺心是也。無物堪比。又曰。茲經喻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惟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

國初僧宗泐曰。此經卽世尊所說大部般若之精要。故知菩薩之說。卽是佛說。傳至

中華凡五譯。今從玄奘所譯者。以中國盛行故也。

國初宋潛溪曰。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細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

余所言者皆最上一乘之第一義也。而於字訓姑且畧之。故曰釋畧。今依諸生之請。而以昔人所訓字義。附於各章之後。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林子曰。觀與照別。未到彼岸。則不得不觀。既到彼岸。則亦照見之而已矣。故照見也者。猶俗所云看見者是也。蓋既到彼岸之時。而看見此彼岸中。一無所有。故曰時照見五蘊皆空。一切之現成也。菩薩而曰自

在者。以其深處於彼岸實地之中。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奚有於塵生之色。亦奚有於塵滅之空。無色無空。夫誰得而罣礙之。故曰自在菩薩。自在菩薩者。自性菩薩也。而真如之性。則徧於一切處。釋氏謂之無形無相。無背無面。六根四大俱無。只有一相。亦是無相。十方國土。無不現身。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行深有二義。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行作去聲。而曰行深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功行則極其大矣。若以行作平聲。而曰行深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而修爲則極其至矣。摩訶般若者。大智慧而見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而入頓也。故見性也者。以了知此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性。悉備於彼岸實地中。五陰本空。一切之現成也。多。古語所謂有足多之多。時到彼岸之時。度度之也。度苦海以登彼岸也。而衆生則從生至死。從劫至劫。皆受

此一切苦厄不能出離。而彼岸實地。元無苦海。而又奚待於度耶。故照也者。照而無所於照也。空也者。空而無所於空也。度也者。度而無所於度也。若曰照而有所於照。空而有所於空。度而有所於度。卽是未到彼岸。有假人爲。而謂之一切現成不可也。林子曰。彼岸實地。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乃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也。然處猶家也。自在菩薩所住之處。卽自在菩薩所住之家。曰處曰家。壇經所謂門內甚深法界者。是也。若能知此甚深法界。而爲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一超而入。便是到家之人。然而甚深法界。得而入之乎。自在菩薩得而觀之乎。

林子曰。卽心卽佛。而真心元在於實地之中者。是真佛深處於彼岸之際也。故不詣實地。而談真心。不到彼岸。而談真佛者。豈非所謂門外漢耶。

林子曰。不登佛位。安能識佛。不知本來。安識無物。

林子曰。若離實地。便是離心。若離彼岸。便是離佛。

元古雲曰。五蘊。卽五陰。其曰蘊者。積聚義也。其曰陰者。蓋覆義也。

潛溪曰。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色蘊。四大所成。受蘊。領納苦樂。又不苦不樂。想蘊。卽種種境。奔馳不息。行蘊。諸所心法。多貪境。弗止。識蘊。於所緣境。熾然了別。五蘊之中。識以分別居先。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旣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成造作。謂之行。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警言之。而以色空二字對待言之。蓋恐其有着於有無二見也。若所云五蘊皆空者。乃色空之所不到處。

本無空也。奚有於色。色空俱泯。心經之本
旨。一切現成也。而歷代註解。皆曰色因空
顯。空爲色亡。又曰無空不顯色。無色不明
空等語。如此見解。不謂之對待之義耶。故
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豈曰不異。而又曰
卽是者。何也。以其不能見性。二者病在一
般也。

三祖僧璨曰。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乃本
體自然。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
其孰能知之。又曰。莫逐有緣。勿住空忍。若
逐有緣。卽是迷空以爲色。若住空忍。卽是
眠色以爲空。二者蓋胥失之。而非一切之
現成矣。

林子曰。余嘗譬之石焉。火之性。蘊於石之
中。而石之中。但惟有火之性已爾。本無火
也。奚有於滅。旣無火矣。而有色乎哉。旣無
滅矣。而有空乎哉。而人之性。亦猶是也。然
石擊之。則火生。頃之。而火滅。火生則有火。

之色。火滅則無火之色。而空矣。而生而色。而滅而空。都在石外。殊不知真性本不在外也。顧乃於塵之色。空上做工夫。則亦何異於火之生滅。上討分曉。而謂之能見性。而入頓也可乎哉。壇經曰。只在門外。未入門內。

林子曰。余嘗譬之鏡焉。塵來則色。塵去則空。是鏡之色。空皆由於外。塵之去來如此。然而鏡之所以能照之本體者。抑亦其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乎。

潛溪曰。凡有形者。皆謂之色。凡無形者。皆謂之空。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重警之。而專以空之一字言之。蓋惟恐其不知心經之本旨。而有着於法。而有着於相。有所照而空之也。然真性上不容一物。彼岸中一切現成。而無有法。而無有相。而曰法曰相。便是有。

物而非彼岸實地中之現成矣。壇經曰。常離法相。自由自在。又曰。離諸法相。一無所得。是字。指上文空不異色。空卽是色句。林生問曰。夫旣空矣。安得有相。林子曰。豈曰色有色相。而空亦有空相矣。又問何謂空相。林子曰。余嘗指諸空器。而問之人曰。器中何物也。答曰。吾但見器中之空爾。夫空可得而見之。不謂之空有相耶。有相則有見。無相則無見。余於是而知空相之空。是亦色相之色也。着空着色。亦有何異。故曰。其爲失性均也。

林子曰。空之一字。最易惑人。然凡夫則易惑於色。而二乘則易惑於空。夫惑於色者。猶可得而言之。而惑於空者。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世之註解者。率皆不知佛無有法。空無有相。而執着於上文五蘊皆空句。而曰真空實相。謬之甚也。殊不知無空之空。是謂真空。無相之相。是謂實相。若曰空相。

則。是。空。也。亦。可。得。而。見。之。矣。而。余。之。所。謂。色。空。不。到。處。之。真。空。其。有。空。乎。其。有。相。乎。其。可。得。而。見。乎。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大。抵。心。經。大。旨。皆。以。彼。岸。實。地。中。本。無。五。蘊。可。空。也。而。學。佛。之。徒。乃。不。知。彼。岸。實。地。之。謂。何。而。謂。有。法。可。以。空。五。蘊。而。空。之。終。不。免。入。於。想。像。而。謂。虛。空。無。有。相。貌。以。爲。空。也。豈。曰。色。空。俱。忘。亦。是。知。見。故。曰。是。諸。法。空。相。以。深。警。之。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林。子。曰。若。前。所。謂。五。蘊。皆。空。者。蓋。彼。岸。實。地。中。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五。蘊。本。空。也。夫。五。蘊。本。空。矣。則。安。有。生。既。不。有。生。則。安。有。滅。垢。淨。增。減。亦。復。如。是。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者。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此。章。應。上。五。蘊。皆。空。句。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林子曰。此下詳言之。以彼岸實地中。一無所有。非特無色無受想行識焉。已也。而彼岸實地。其有眼耳鼻舌身意乎。其有色聲香味觸法乎。其有無明乎。而無無明盡。其有老死乎。而無老死盡。其可以智而知。以苦以集以滅以道而得之乎。其有罣礙乎。其有恐怖乎。其有顛倒夢想乎。然此亦皆塵之生滅去來爾。而彼岸實地。乃其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曰。形骸中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而有六根矣。而彼岸實地。則超出於形骸之外。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而無六根也。夫既無六根矣。而必於屬眼

之色。而空之。以爲空者。何歟。若余之所謂
彼岸實地者。則自其真去處之。無色無空
者言之。而非謂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
而空之也。若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而
空之。則亦不免入山園坐。避塵以求靜也。
殊不知彼岸實地。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
者。而奚有於塵之可避。又奚有於靜之可
求耶。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經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得而得之乎。得而無所於
得。無所得而得也。故曰。以無所得故。若存
無所得心。而自以爲得者。便是有修。有證。
有所得。而不空矣。而色空之所不到處者。
一切現成也。而奚有於脩。奚有於證。奚有
於得耶。故故也者。故也。此無所得故。并下
文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無罣碍故。是皆
本體之自然。一切之現成也。故曰。故故
也者。謂我元所自有之。故物本如是也。

潛溪曰。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猶草木之有根也。亦謂之六入。根則主內而言。入則主外而言。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着爲法塵。是謂之六塵。謂如沙塵之障蔽也。根塵二者和合爲十二處處所也。言各有所在也。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謂之六識。識謂妄生。辨析昏翳。真智也。三者和合爲十八界。界者限也。言各有領域也。乃至者。省文。上舉眼界。下舉無意識界。中間四識。可以例知也。

宗泐曰。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癡暗也。謂於本性無所明了。非懵然無知。乃違理強覺之謂也。無無明。無無明盡者。菩薩以般若智觀此無明。其性本空。無生滅相。故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義與前同。但舉其始末。而略其

中也。十二因緣亦曰十二支。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三曰識。謂起妄念。初托母胎也。四曰名色。從托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六入。謂於胎中而成六根也。六曰觸。成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身既老而死。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因依。如輪旋轉。無有休息。一切衆生。迷而不知。良可悲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林子曰。梵語菩提。華言覺。梵語薩埵。華言有情。蓋謂覺而有情也。梵語涅槃。華言無爲。依者。皈依。南無之義也。古所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者。是也。而涅槃無爲。是乃

心經釋
卷一
現成之公案也。但皈依之而已矣。故究竟之亦可入於涅槃。

楞伽經曰。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切脩行者之所皈依。華嚴經曰。有諍說生死。無諍即涅槃。六祖曰。涅槃者。圓滿清淨義。又曰。三界九地。各有涅槃妙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此與上章而並言之。不曰菩提。惟曰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究竟之。可入於涅槃。而三世諸佛。亦皆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成無上正等正覺矣。而無上正等正覺。是亦現成之公案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然菩提薩埵。而曰依者。有法而無爲也。三世諸佛。而曰依者。無法而無爲也。至於究竟涅槃。其歸一也。

唐僧宗密曰。佛者。梵云婆伽婆。唐言佛。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一切有情。咸

具此道。悟者卽名佛。迷者曰衆生。

宋王日休曰。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而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真性也。真性卽佛。故略言之。則謂之覺。詳言之。則謂之無上正等正覺。以真性無得而上之。故云無上。上自諸佛。下至蠢動。性相平等。故云正等。其覺圓明普照。無偏無虧。故云正覺。

灌溪曰。三世謂過去莊嚴劫。見在賢劫。未來星宿劫也。梵語佛。此云覺。覺者。迷之對。以佛之覺。見衆生之迷也。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林子曰。彼岸中一切現成。若未到彼岸。夫誰得而知之。旣不得知。必生驚疑。旣生驚疑。必不信受。旣不信受。必不皈依。而口真實不虛者。此乃老婆心切。蓋欲以釋其驚

疑之心。而信受之。而皈依之也。

潛溪曰。言故知者。結前起後也。呪者。佛說密語。卽第一義也。神者。精妙不測之稱。明者。鑑照不昧之謂。無上。無可加過也。無等等。獨絕無倫也。旣言大。則已極矣。又重言無上。無等等者。所以深著般若溥博無際也。溥博無際。惟真空足以當之。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林子曰。諦者。苦集滅道之四諦也。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也。而又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之揭。而揭之。揭之而復揭之。故能到彼岸。而清淨。而涅槃。而無上正等正覺矣。

唐大顛云。菩提是初。薩婆訶是末。

宋何無垢曰。若是有志底人。一刀兩段。更無退轉。忽然悟道。達本性空。卽得菩提。超出三界。了無所了。得無所得。蕩然清淨。則到極樂之所。受用無盡。故曰薩婆訶。

以佛宗之。文用并。出三界。無量壽。宋阿無。事大。五善。五覺。之。善。四。四。

自書心經釋略卷後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古今現成之一大公案也。無言無隱。故釋迦住世四十有九年矣。未嘗說一字。而最上一乘。豈其有關於言語文字哉。夫既不關於言語文字矣。則心經之作。已失之支。而又釋之者乎。慨自六祖而下。佛教微矣。而世之學佛者。孰不曰我已得正受。南能之宗也。自悟自解。自性自度。然究其歸。則與比秀之拂拭塵埃者等爾。而所謂本

來無物。而爲色空所不到處者。則鮮有聞之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下爲然也。而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出世。猶難與言如此。况後世乎。壇經曰。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余委不知佛法。而亦強爲之說焉。旣槩而論之。復略而釋之。余豈不知心經微旨。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論。不可得而釋之者哉。而必欲說之。而必欲論之。而必欲釋之者。余敢曰能明佛法之第一義。心經之微旨。邪。而二乘之著空。則庶乎可以遮其非。而最上一乘。或有所聞而知。自悟而興起之矣。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是色未生曰何謂也。林子曰。爾欲知色空之不到處。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即之真心。爾問地也。夫曰色空不到處。而又曰真心。實地也。色空所不到處。尚存真心之實地。

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
為然也。五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
出世猶難與言如此。况後世乎。壇經曰不
遠。佛法去難起。余委不知。漢法而亦強為之
說焉。既繁而論之復略。而擇之。余豈不知心
矣。三昧主人請以參思。

而最上一乘。迺有所聞而味。自靜而興。跋之
蘇。昔。而二乘之。暮空。只。熟。平。何。以。變。其。非。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心經槩論

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朱生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色空之不到處。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爾之真心。爾之實地也。夫既曰色空不到處。而又曰真心實地者。豈色空所不到處。尚有真心之實地耶。林子曰。色色也。夫既得而色之。則亦可得而

空之空。空也。夫既得而空之。則亦可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殆非爾之真心實地也。而爾之真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傲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生卽是滅。滅卽是生。而爾之真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生滅都滅。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余又嘗傲其辭而襲之。曰。色空空已。真空爲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爲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耶。故真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真性。自在之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於是而知真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真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真心實地。無生

之處也。真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真心實地。而爲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乎。其有取有捨有依有倚乎。然真心實地。不取不捨。不依不倚。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真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爲塵生塵滅。色空對待之虛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爲不生不

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真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真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耶。知此禰柄。到此地位。則亦着衣喫飯已爾。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洪生問多字之義。林子曰。余所謂色空所不到處。而爲彼岸之實地者。具大智慧。我之真心也。而我之真心。則徧滿於彼岸實地中。而有如是其大者。一切之現成也。故彼岸實地。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山河大地。從什麼處

來而東方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南
西北方四維上下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
之乎。而彼岸實地。則盡東南西北四維上下
無盡之虛空。而虛空之矣。而無盡之虛空。抑
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仰望不見天。低頭不
見地。故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法王身。盡十方
世界。是箇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如來一卷
經。由是觀之。則盡十方世界。豈不在我之彼
岸實地中耶。而彼岸實地中。其有我相乎。其
有人相乎。其有衆生相乎。其有壽者相乎。而
彼岸實地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一切現成
也。故皈依佛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覺也。
皈依法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正也。皈依
僧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淨也。若舍實地
而求真心。若離彼岸。而觀自在菩薩。失之遠
矣。然所謂真心者。自性也。而真心之實地者。
心地也。故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
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真心實地。一切現成。

三世諸佛。皆由此中出也。無上正等正覺。皆由此中出也。夫彼岸實地中之妙義。而無上甚深如此。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陳生問曰。若所云五蘊皆空者。豈曰色空之空乎。抑其空中之空也。林子曰。此所謂空。乃空中之空。而無有法。而無有相。無所待於空。而空之。一切現成本體之自然也。又恐其未明乎照無所照之旨。以法空之。而落於空相也。故下文又兩呼舍利子。而警之以色不異空等語。又曰。是諸法空相。豈不以色相相耶。空相相耶。夫色相固非空矣。而以諸法之空。以空之。則亦不離乎法。不離乎相。有所待於空。而空之。豈曰現成公案。本體之自然乎。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又曰。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等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

道教大通經三章。其一真空章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夫曰無形而有生乎哉。夫曰無體而有存乎哉。生於無生。無所生而生也。存於無存。無所存而存也。形於無形。無所形而形也。體於無體。無所體而體也。知此則知真空之妙義。其殆不可以擬議而致思乎。其二玄理章曰。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其三玄妙章曰。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由此觀之。其曰空相。則非空中之真空也。明矣。有相斯有見。有見斯有着。豈不落於邊際。而曰湛然圓滿。如如之自然哉。故欲識真空。無空可識。既無可識。安識是空。是空非空。非空是空。若言是空。若言非空。皆有空相。不名真空。真空無空。無空真空。然道教亦有之。曰無空有空。又曰不空中空。又曰空無定空。又曰知空不空。又曰識無空法。又曰不着空見。是皆空中之真空。真空之妙義也。

蘇生問曰。何以謂之空中。林子曰。汝獨不聞
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未發之中
者。空中也。現成公案。不色不空之謂也。惟其
不色不空。故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而爲實地之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豈惟空無其色。而不倚
於塵生之色哉。而亦且空無其空。而不倚於
塵滅之空也。若曰我空也。而稍倚於空焉。便
是有所着於塵滅之空。而非空矣。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余之所謂色
空所不到處。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
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
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
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
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
之者乎。

林生問曰。未發之中。豈非詩之所謂無聲無
臭耶。林子曰。然。然而色空不到處之空。固曰

無聲無臭而無塵矣。而色空對待之空。夫豈其有聲有臭而有塵耶。林子曰。色空之空。雖曰無聲臭之塵矣。然而揚其聲於色空之空。置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聲而塵之矣。置其臭於色空之空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臭而塵之矣。若夫色空之所不到處。其可得而聲之乎。其可得而臭之乎。其可得而塵之乎。是乃聲臭之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而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其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鄭生問曰。何者謂之真心。何者謂之實地。林

子曰。未發之中者。真心之實地也。而發而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寂然不動者。真心之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

林子曰。真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真心。一洛書也。卽有端倪之可見。

林子曰。色可反而空者。塵而空也。空可反而色者。塵而色也。譬之器。本空也。實之則色矣。實之色也。而去其實焉。則又空矣。此空之所以有去有來者。塵生塵滅之謂。而非本來之無物矣。

林子曰。知色之空。而以爲空者。固未可以爲空矣。而知空之空。而以爲空者。則亦未可以爲空也。知空之空。而以爲空者。固未可以爲空矣。而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爲空者。則亦未可以爲空也。林子問曰。夫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爲空者。豈其未可以爲空歟。林子曰。

以其猶有知之者在焉。而况曰自以爲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所不到。而曰處者。其有處乎。其無處乎。其在於吾身之內乎。其在於吾身之外乎。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其可得而古之。可得而今之乎。其不可得而古之。不可得而今之乎。要而言之。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曰。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其有自在菩薩乎。其得而觀之乎。無自在菩薩。無無自在菩薩。無觀。無無觀。其有彼岸乎。其得而到之乎。無彼岸。無無彼岸。無到。無無到。

林子曰。心經一書。皆所以接最上一乘者。故觀也者。觀之也。觀雖有法。而無所爲也。蓋有爲則有相。有相則有着。有着。便不自在。而謂之觀自在菩薩可乎。

四祖道信。年始十四。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

尚慈悲。乞與解脫。三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三祖曰。何更求解脫。豈非所謂自在菩薩。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者。何也。蓋性本空者。真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心之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爲性門之真空也哉。

經曰。是諸法空相。林子曰。色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色。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受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受。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而行。而識。亦復如是。佛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若認諸色滅之。空以爲空者。卽起無相。既起無相。便是有相。故起有相心者。塵也。起無相心者。亦塵也。

三昧經曰。心無心相。不取虛空。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若也未知心本無相。而取虛空相。以空之。豈可謂之大智慧。能到彼岸也哉。釋氏亦有言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真性也。又曰。蠢動含靈。皆同一性。而一切萬物。無不是他露其色相。豈非實地之無所不徧。真心之無所不該。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黃生曰。真心之實地。其有定在乎。其無定在乎。林子曰。是惡得而定在之。是惡不得而定在之。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真心。真心一舉。具大總持。不謂之網之提。其網也。而其目有不張乎。故我之實地。譬之網也。可以包羅天地萬物之大。而無外矣。我之真心。譬之網之綱也。可以總持天地萬物之大。而不違矣。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大與。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真心實地。則固

若是其大。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黃生曰。夫大總持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以謂之具也。林子曰。具也者。具之也。而其具固在我矣。然而其有所於具乎。其無所於具乎。其有所具而無不具乎。其無所具而無不具乎。其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其不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神與。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亦若是其神。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夫曰六虛者。非余之所謂實地乎。然而六虛則非實地也。明矣。而謂之實地者。何也。以無實地。乃是實地。以有實地。卽非實地。豈不以有形有相。卽有壞時耶。既有壞時。何名實地。

道書曰。虛空粉碎。方露全身。夫虛空者。虛空而已矣。而曰粉碎虛空者。虛空得而粉碎之。

乎。而其所以粉碎虛空者。蓋不以色空之空以爲空也。曾生曰。色空之空。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不亦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空。則有其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則無其空矣。無空而無不空。故曰有無俱不立。無有有。又安有色。無有無。又安有空。

釋教有曰。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又曰。打破虛空只一拳。夫既具大智慧。而到彼岸矣。豈其有着於虛空邪見哉。卽此不着虛空邪見。便謂之打破虛空。虛空且打破矣。而况於五蘊煩惱塵勞者乎。蓋言彼岸實地中。本無虛空。本無五蘊煩惱塵勞。今既到彼岸矣。而昔日之所謂五蘊煩惱塵勞。與夫虛空邪見。果安在耶。故曰打破。丘生問打破之義。林子曰。打破之義。蓋謂無也。如其辭而已矣。則所謂五蘊煩惱塵勞。得而打破之乎。然五蘊煩惱塵勞。猶可得而言之。而所謂虛空。得而打破之乎。而曰打破五蘊煩惱塵勞。

虛空邪見者。蓋以復吾之本無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道川曰。色聲不礙處。親到法王城。夫曰親到法王城者。不謂之到彼岸乎。然彼岸中。本無眼耳。既無眼耳。安有色聲。

釋氏曰。罪福無主。而彼岸實地。乃其罪福之所不到處也。

圓覺經曰。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真如涅槃。其曰大陀羅尼門者。非余之所謂實地者乎。其曰真如涅槃者。非余之所謂真心者乎。

林子曰。余嘗聞楞嚴之遺旨矣。有色則有見。色滅則無見。有聲則有聞。聲銷則無聞。若將以色滅無見。以爲空矣。則亦何異於聲銷無聞。以爲空也。然色與聲。皆塵也。塵而色也。則爲聲爲色。塵而滅也。則爲空。而彼岸實地中。何有於見。何有於聞。而惟有見聞之實性者。在爾。若也不知見聞之有實性。而曰我能不

爲色聲之塵之所轉也。是乃蔽目以避色。塞耳以逃聲。而佛之法似不如此矣。

潘生問曰。夫曰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而又曰三世諸佛之母者。何也。林子曰。夫母以生。生爲義。而生以不生爲大也。古人有言曰。諸法無生。夫諸法旣無生矣。則亦將何以爲三世諸佛之母乎。然真心實地。諸法咸備。其三世諸佛之所由以生乎。而其所以生者。其生於真心實地。有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生於真心實地。無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蓋真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不得矣。故不有拈花微笑之迦葉。倚位而立之慧可。豈能默契於其所難言。而真入不二之法門者哉。

林子曰。色其不屬於有乎。空其不屬於無乎。故指諸有色而說之曰。此色也。色其不可得而說乎。指諸無色而說之曰。此空也。空其不可得而說乎。而甚深法界。而爲色空之所不

到處者。其有色乎。其得而色之乎。其有空乎。其得而空之乎。惟其不得而色空之也。故其不得而有無之也。無色無空。無有無無。此其所以說亦不得矣。到此甚深法界。不有以深明乎無生之微。生於不生之妙。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翁生曰。先生每曰色空不到處。非所謂不二法門耶。敢問何以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林子曰。昔者維摩會上。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翁生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非惟釋氏爲然也。至於孔門。則亦有之。故授者不在於言。而不知所以授之也。而受者不以爲隱。而不知所以受之也。若以維摩之默然。以爲異矣。則孔子之無言無隱。亦不足異乎。然而真心實地。終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若或

心得而論
可得而言之。則亦可得而隱之。豈曰人人俱足。一切現成耶。

余生問曰。先生每曰真心之實地者。非所謂如來地。與林子曰。然。然而一超而直入於如來地者。非所謂頓教。與林子曰。然。曰。何以能入頓也。林子曰。其先之以見性乎。昔者六祖既悟本性矣。而五祖便傳之以頓教者。此也。又問先生嘗曰。見性性見。知性性知。微乎其微。願先生明以告我也。林子曰。夫既曰不可得。不見矣。不可得而知矣。而不見不知。其可得而言乎。余將何以語汝也。然不見之中。則自有真見。而不昧者在焉。不知之中。則自有真知。而不昧者在焉。故曰。性由自悟。余將何以語汝也。

壇經曰。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又曰。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又曰。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

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又曰。故知萬法。盡在自
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又曰。若不
自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
路。其曰行。曰修。曰法。曰智慧觀照。曰常起正
見。皆所以教人以見性成佛也。若非有大善
知識。解最上乘法者。其誰能示人以正路。見
性而成佛耶。

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
自淨其心。自修自性。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
自度自戒始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真心
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
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旣
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
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
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
起。最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
作。莫向身外求。又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
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

自己法身。自心佛者乎。

黃生問曰。何以謂之自者。自性義也。林子曰。自性自淨。自性自修。自性自行。自性自度。自性自戒。然性本淨也。無待於淨。而世人必欲淨之者。豈不謂之污染不得。而反生淨妄耶。而修而行。而度而戒。亦皆從自性中起爾。若必求之身外。則惑矣。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然而六祖隨方解縛之旨。則又不可不知也。

初祖達磨。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初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初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初

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其曰無念心體者。非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一切現成乎。然息也者。息也。息而無所於息也。若息而有所於息焉。豈不起心是妄。而成斷滅去耶。而曰心如墻壁者。正所以外息諸緣。無所於息而息也。故曰可以入道。三祖僧璨曰。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然彼岸實地中。本無六塵。而曰惡六塵者。則是心也。豈不與外之六塵相為敵哉。便屬對治。四祖道信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蓋心本自在。若必起心以對六塵。不謂之失其自在之本體耶。又曰。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而曰觸目遇緣者。緣固不在我也。隨心自在。妙用現前。六祖惠能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若惡六塵。便生厭世。厭世離世。不名智慧。豈能見性入頓。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哉。

三祖僧璨曰。遣有沒。有沒。從空背空。其曰從空

之空者。非所謂空相之空乎。其曰背空之空者。非所謂空中之空乎。又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夫曰根曰宗。我之本來。空中之空也。而曰返照者。返照此空中之空也。既知返照此空中之空也。豈不勝前之空。而有空相者乎。而空門者流。其可不知所以返照以入門。而妄爲從空以背空耶。何生問曰。三祖返照之照。與心經照見之照。有不同與。林子曰。返照之照。觀自在之觀也。故照見也者。以既到彼岸。而照見此彼岸。五蘊皆空也。而返照也者。以未到彼岸。而反觀內照。欲以見性也。

壇經曰。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卽見佛性。余於是而知離迷而覺。覺卽是迷。除妄而真。真卽是妄。故覺迷不二。真妄平等。此又欲見性者之所當知也。

昔者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

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世尊謂之良馬。見鞭影而行。其曰世尊良父者。非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本來之面目耶。而余所謂色空之不到處者。此也。故知此者謂之門內。迷此者謂之外道。

林子曰。余之所謂實地者。乃釋氏之所謂明心之心。心是地也。余之所謂真心者。乃釋氏之所謂見性之性。性是王也。如或不能明心之地。而又安能見性之王耶。然心性一體。而真心之所在處。卽名之爲心。故曰心是地也。孔子曰中心安仁。而心亦以地言之。其曰中心者。猶言所謂中央者。地也。余曾考二氏之與。而附之鄙見。故以其心性而對言之。心之未萌之謂性。性之旣萌之謂心。若專以其性言之。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又專以其心言之。有五行之心。有中心之心。阮生問曰。先生嘗言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而載之心性教言。此又何心也。林子曰。此乃所謂無方無

體也。直心緒。慎心是。性真性。侯氣。有年。疏於。

心至至命

十五

誤心經釋略。與此槩論。別作二帙。余今老矣。精力亦有所不逮。而二書中。豈曰複語。且天倫次。不惟不暇校。抑亦不能校。三次。江兆恩。

林子常清靜經釋略自序

余讀常清靜經。而知老氏之清靜。皆出於真常之性矣。世人不識真常之常。而以俗之所云常。常如此之謂常者。常也。不亦惑乎。或問真常之性。林子曰。釋氏所謂不二之地。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者。真常也。

故未發之中。本無聲臭。不二之地。本不生滅。真常之性。本自清靜。夫曰本自清靜矣。而其所以先天而先地者。固有不在我乎。故曰天地悉皆歸。余嘗載考常清靜經之旨。而知學道之士。則有一大工夫。一大效驗。而其所謂一大工夫者。非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焉已也。而必至於無而無之。無無而無之。不謂之已精。而復致其純。以還我真常之本體耶。其所謂一大效驗者。非曰寂無所寂。常應常靜焉已也。而必至於既入真道。實無所得。不謂之已至。而復臻其極。以盡我真

常之妙用耶。夫既以常而應。以常而靜。以常而清靜矣。豈其不能入於真道。而又曰漸入真道者。吾甚惑焉。願夫子有以發我之矇也。林子曰。真道也者。大道也。無名而生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無形而長養萬物。道固有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論語書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豈非濁而清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清。動而靜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靜者乎。然此乃有意於清。有意於靜。有意於弘者為之也。雖曰

大矣。而非其至也。必也。其不知有清。不知有濁。而忘其所謂清。所謂濁。不知有靜。不知有動。而忘其所謂靜。所謂動者乎。無所於弘。而無不弘。無體無方。優優洋洋。孰究其真。莫測其常。三皇得之。而為天下皇。五帝得之。而為天下帝。周公得之。樂作而禮制。仲尼得之。以垂萬世。此聖人之神聖。所以能參天而貳地。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此所謂常。是亦真常之常也。而世之釋老子者。亦鮮知之。然而真常之道。其可得而道乎。其可得而得乎。余竊謂老子猶龍。乃孔子之所

從而問禮者。豈其有所於得。而能
道其不可道之常道耶。余亦何知。
漫以偶有所聞。而寄之陳詞。以與
同志者共之爾。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謝肇申校梓

常清靜經釋略 并小引

時有儒生胡姓者。因覽常清靜經。遠造林子
而問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
長養萬物。道其有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子儒
者也。豈不知儒者之書哉。故語道之大。而天
下莫載。語道之小。而天下莫破。彌高彌堅。在
前在後。而又况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乎。
然道即中也。而聖人能致中矣。天地且自我

而位。萬物且自我而育。凡有血氣。且自我而尊。而親。而常清靜經之旨。子又何疑焉。作常清靜經釋略。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日用經曰。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此清靜之義也。余每嘗於應事上觀之。而知所以常應常清。常應常靜。然後方可謂之常清靜矣。故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

老子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林子曰。無形生形。而天地乃形之最大者。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夫大道生育天地。而天地亦以大道而生育萬物。豈曰天地。而人之所以生育乎。人物之所以生育乎。物者。是亦皆大道之所爲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林子曰。大道固無情矣。日月豈有情耶。而

東而西。以分晝夜。而南而北。以定寒暑。似
爲無情而有情也。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林子曰。物之大者莫如天地。而日月星辰
而山川河嶽。而飛走動植。洪纖高下。而無
非物也。夫物之初。豈有名耶。無其名。則無
以別其物。物而名之。是亦聖人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林子曰。天地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於
乎。則是道也。亦有所不徧之處也。必
矣。此道之所以爲大。而聖人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也。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
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故曰降本流末。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林子曰。夫陰陽清濁之分。孰不知之。而曰
動爲靜之基也。是雖深於道者。猶且疑之。

未澄。欲未遣也。

林子曰。此曰神曰心。以與下文之所謂性者。而並言之。性空故也。寂然不動之誠也。誠則形而神矣。只有一點清靈之可見爾。然神本無心也。而起心是妄。故欲寡而心自靜。而欲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遣之者乎。心靜而神自清。而心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澄之者乎。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於空。

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虛空而已矣。奚有於心。而况於形。既無其形。而况於物。觀之一字。是乃道家之一大工夫也。自有相傳心法。以復還我虛空之本體矣。然此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故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

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
不生卽是清靜。

林子曰豈曰空無其空抑且無無其無豈
曰無無其無抑且寂無其寂到此地位方
可謂之無欲而清而靜矣。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林子曰其所謂清靜者豈其塊然如一木
石者然哉然此必當於應物上觀之方可
驗其清靜而果得真常之性與否故

由於真常之性若也未得真常之性
我能常應常靜者未之有也易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曰寂而常感
感而常寂此皆常應常靜之義也夫性而
曰真常者何也心則有生有滅而性則無
生無滅形則有存有亡而性則無存無亡
物則有成有壞而性則無成無壞然常也
者常也不變不異之謂常或問不變不異
林子曰此所謂道乃古今之常經天下之

所公共之大道也。夫誰得而變之。夫誰得而異之。至於常而曰真常者。又何也。林子曰。若他所謂常者。謂之常則可。謂之真常則不可。而此所謂常。乃可謂之真常。蓋性本如是不變而不異也。故不着於清以爲清。而濁亦清也。不着於靜以爲靜。而動亦靜也。故曰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林子曰。夫曰如此者。蓋指能遣之者。

三章而言也。若上文而曰人能常清靜。

何也。蓋此所謂常清靜者。謂其真道之既

入而清靜也。極其清也。無所於清而無不

清。故不可以清名。而天且不得以擬其清。

極其靜也。無所於靜而無不靜。故不可以

靜名。而地且不得以擬其靜。故曰天地悉

皆歸。此章而曰如此清靜者。又何也。蓋此

所謂清靜者。謂其工夫之既純而清靜也。

無空而空。無無而無。無寂而寂。常感常寂。

清靜經
如此清靜而猶曰漸入真道者豈非極則之地不可得而驟至哉故欲得真道而不以清靜爲入門焉不可也
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林子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則固有若是其大也道雖大矣是皆人人之所具足箇箇之所圓成也而爲道者亦惟復吾之所具足而圓成之信得之存若衆生者則不免以有所得之以求道此衆生之妄心也而聖人亦名之爲得道者何也蓋先欲以妄而離其妄爾其妄既離然後可語之以無所得之真道此聖人之所以通變以教人使人漸入於真道之中而不自知矣

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林子曰聖道也者大道也大道而屬於聖人之身則謂之聖道而曰可傳聖道者則

固不在於言語文字。而心心相契之下。雖欲隱之。而卒不可得而隱之者。而曾參之曰。唯迦葉之微笑。豈非所謂可傳聖道耶。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林子曰。大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入。大道中無天地。無日月。無萬物。既無天地日月萬物。又安有人我。釋氏所謂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者。亦皆有得於此也。道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卽有諍。

亦有所不暇矣。若夫下士。不知有之。而者。貌乎其小。人相我相。自生分別。此其所以好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林子曰。上德不德。實無所得。而無所於執也。下德執德。爲有所得。而有所於執也。執着之者。不名道德。

林子曰。既已執矣。必復着之。故曰執着。執且不可。而况於着。蓋道體本無爲也。而弘

道之人。且不可以有爲矣。而執而着。惡乎其可哉。

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林子曰。心本無妄。而曰妄心者。欲牽之也。故欲以牽其心。而心安得不爲欲所引而妄乎。心以優其神。而神安得不爲心所動而驚乎。既驚既妄。便着萬物。由是而貪求煩惱。由是而憂苦濁辱。由是而流浪生死。沉於苦海。而不自知矣。豈不永失真道耶。然真常之道。不以清靜而得。不以執着而失。若執着之者。而能知所以覺悟焉。無執無着。常清常靜。而真常之道。又在我矣。故

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即在人。
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而執着之者離之。
爾。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在焉。
故曰可離非道。此又讀清靜經者之所當
知也。

